

十岁只身赴京求学

醉人的旋律漂洋过海，奏响在魂牵梦萦的故土之上。6月27日晚上，琼籍旅美青年钢琴家潘慧娟，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。旅美学艺多年的她坐在华灯璀璨之中，心里翻涌着这样一种荣耀——我是在为家乡父老进行“汇报演出”。

音乐会上，潘慧娟演绎了《贝多芬降A大调奏鸣曲》、《舒曼幽默曲》等多首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的世界名曲，充分展示了这门古老艺术的深厚魅力，也尽可能地将更丰富纷呈的音乐盛宴献给了这片她最留恋的土地。



6月27日晚，旅美青年钢琴家潘慧娟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海口市举行。

潘慧娟 1985 年出生在三亚。因为自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向往，她在6岁那年获得了一份特殊的礼物——一架从广州运到海南的钢琴。

“那时，钢琴对于我而言，是一个陌生的庞然大物。又或者说，对于整个三亚而言，钢琴都是极不常见的奢侈品。”坐在琴凳上，小小的潘慧娟拼命垫着脚尖依然够不着踏板，即使如此，她还是倔强地坐在那里，用稚嫩的手指一遍又一遍按响黑白相间的琴键。杂乱的乐音在她听来，如同天籁。

从那以后，潘慧娟的命运与钢琴之间被一根无形的纽带紧紧地系在一起，也是从那时起，她开始体会到与年龄不符的孤独。

“每次跟人提起童年，我总说每天最期待的是‘苹果时间’。”原来，每天下午放学后，母亲都会让潘慧娟先吃一个苹果再练琴，“慢慢的，我练就了一项‘技能’：一个

苹果能吃半个小时，从白色吃到褐色，还得一边吃一边琢磨我妈的心情，一看表情不对，就得马上把果核一丢，坐到琴凳上。”

潘慧娟是爱琴的，故意拖延时间不是逃避练习，而是那段时间正是小伙伴玩乐的时候。20 多年过去了，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：“哪怕只是趴在窗台上看着别人玩，也觉得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”

就这样过了三年，9岁的潘慧娟随父母去北京旅行。在那场旅行中，她参观了几所艺术类院校，被当地浓郁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。一路上，她的话变得很少，心思也不在湖光山色之上，而是暗暗做了9年简短的人生之中，第一次重要的决定。

一天，潘慧娟的母亲接到班主任电话：“您的孩子要退学去北京

热爱音乐，丢掉所有目的

琼籍旅美钢琴家潘慧娟：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图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

念书，您怎么也不提前跟学校打声招呼？”退学？去北京念书？潘母的心里画着许多问号。细问才知，女儿自从旅行回来，就开始在学校放出“风声”，说马上去北京的艺术院校学钢琴了，还煞有其事地跟同学、老师依次告别。而这一切家人却茫然不知。

“你真的要去？”“我真的要去。”更令人咋舌的是，潘家的家庭会议如此简短，又过了几天，潘慧娟就已经挎着行李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北京的土地上。

她还记得，入学时，是父亲陪着去的。第二天恰逢学校组织秋游，作为插班生的她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了，再回来时父亲已经坐上飞回海南的班机，留给她的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 and 一封短短的信。

“信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‘吹风机在被子底下。’我轻轻掀开一看，果然有，又轻轻地盖了回去。”那个10月的寒冷夜晚，潘慧娟没有盖被子。披着羽绒服的她抱着父亲叠好的被子和吹风机，蜷在床上悄悄地哭了起来。

练琴练出“自虐”倾向

“又当孩子又当妈”，潘慧娟这么形容初到北京时的自己。几天前在海南，吃顿饭还得保姆跟着喂的她，几天后就觉得自己拎着饭盒站在食堂，排好长的队等着买一张吃不惯也得吃的糖油饼。

但正是无数张折磨“南方胃”的糖油饼，为潘慧娟铭记了那些汗流浹背的早晨。当年的学校仅有4间琴房，每间要供至少4名学生一起使用。为了练琴，他们每天都要上演几场“抢琴房大战”。

没有人抢得过潘慧娟。几乎每次开门，管理员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场景——这个海南小姑娘“上气不接下气”地嚼着最后一口糖油饼，直奔钢琴而去。原来，位于12



潘慧娟艺术照

楼的琴房每天早上7点开门，可电梯要9点之后才能使用，潘慧娟的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就是一边爬楼梯一边吃糖油饼累出来的。说到这里，她轻笑出声：“更惨的是，刚练上没多久，我又要顺着来时的楼梯下去，准备上9点的文化课。你说，这电梯怎么偏就9点开？”

报喜不报忧，似乎是异乡游子的共同特点。这些苦处，潘慧娟也是从来不与家人道。每个星期，她会到公用电话旁，拨出那串背得烂熟的数字。可接通后，她却总是张着嘴，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报了平安就草草挂了。

“其实我特别想家，想到一听见爸妈声音就忘了所有要说的话。”后来，她又有了自己的法子：每天把想跟父母说的话记到本子上，周末打电话时再照着一句一句地念……有太多次，刚一挂上电话，笑容还没收起，眼泪就已经簌簌而下。

不平凡的少年经历，铸就了更胜于同龄人的辉煌——1997年，潘慧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五年级，此后被保送读附中；2005年，她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学习，获得该校保送研究生资格，5年后凭借优异成绩成为当年中国唯一全额资助国家公派赴美留学生，赴世界顶级音乐家的摇篮——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攻读钢琴硕士学位。2012年，她考取新英格兰音乐学院GD学位，以最高分获得了全额奖学金……

“得到这些荣誉时，我都挺高兴的，但说实话并没有特别兴奋。”说这话时，潘慧娟收起笑容，“我一直认为，如果得到某样东西时特别激动，说明它的到来与你的付出并不匹配。”

敢这么说，自然有站得住脚的理由——学琴20余年，即使已不再是那个苦苦练习四处考学的小女孩，潘慧娟仍然坚持每天练琴7至12小时，只因坚信所有的质变必须有量变的累积。

“在这方面，我有‘自虐’的倾向。”她举例，多年前一次比赛因为读谱不够准确出现了一个失误，以后每每弹到这个小节，心里就如同响起一声警钟，从此再没错过。她最近又“研发”了一个“自虐”方式，练琴时关掉所有空调、风扇，就像在桑拿房里弹钢琴，“因为前段时间练琴久了总觉得困，我想想了想应该是环境太过安逸，空调开着，小风儿吹着，当然犯懒。”

见记者露出惊讶的神情，她正色道：“每一个钢琴家其实都有同样的毅力。有一天我到美国同学家中拜访，发现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她都在弹同一个小节。我问她为什么反复练习，她说，‘这

个小节总弹不好，但我想，练足一万遍应该就不会再错了’。”

这20年来，她就是这样，在自己不断增加压力和磨练，在向别人不断取长补短的过程中，终于成长为舞台中央那耀眼的模样。

对海南的爱是深入骨髓

自13岁赴法国演出起，潘慧娟就活跃于世界音乐舞台。身为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家、美国NEC钢琴协奏曲比赛冠军得主，并曾在意大利安东尼奥·纳波里塔诺国际钢琴比赛等多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她，曾在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香港、上海、沈阳、山西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、协奏曲专场，以及室内乐音乐会。

但这场在海口举行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对她来说意义非凡，被称作“为家乡父老精心准备的汇报演出”，是怀着如同年少放假时从北京回家，迫不及待地给家人演奏的心情去表演的。

谈到海南，潘慧娟就连眉眼都添了几分生动，几次直呼：“我对海南太爱了！特别爱！爱到觉得这里的空气都比别处要更清甜一些。”她告诉记者，独在异乡的日子，最“痛苦”的就是饥肠辘辘时突然想起海南粉的滋味。这样的“折磨”太多了，以至于每次飞机降落在故乡的土地上时，无论如何，她都要先跑到海口街头饱食一碗海南粉才心满意足地回家。

为什么爱海南？在潘慧娟看来，又绝不仅是一碗令人垂涎的海南粉那么简单。她认为，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着海南人特有的质朴和执著，“那股劲儿让我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纯粹，发自内心。”

对于当前在海南青少年群体中掀起的“学琴热”，她也特别提出建议，“每一个学琴的孩子都是仅仅因为爱琴而学琴”。由于青少年对音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家长的影响，她也希望，家长能够更多地引导孩子去探索音乐的由来和魅力，而非让他们误以为音乐是未来谋生或竞争的工具。

“我在很多场合委婉地表达过我的一个观点：学音乐的孩子，家庭条件不能太差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希望每个人在走近音乐时都是没有负担而只有热爱的。”她谈起恩师——享有“美国财富”美誉的世界钢琴大师罗素·谢尔曼，说80多岁的他甚至常常坐着私人飞机去参与那些没有任何报酬的音乐会，并且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。

潘慧娟说，“这就是音乐的魅力，它值得我们去热爱，去丢掉那些所谓的‘目的’。”